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退讓

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歷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爲相國加九錫賜殊物加殊禮焉冊云云侍中陳叔達之詞也帝私謂元從府僚曰少帝今時可謂吾家所立本爲社稷上報高祖冀終隋氏不失人臣豈期孺子尚幼未復明辟僥倖之徒諷其假孤名器安有至尊覊儀天子之禮假諸臣下何以爲國於是惟改丞相府爲相

府國而九錫殊禮並屬諸有司創業起居注

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但碑所以頌德紀功披文相質臣在郡日課無所稱縱恭宣政理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私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勅廣府即停宋璟請停廣州立遺愛碑奏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饗賞備員廊廟霜毫生領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巖穴樂生堯世死荷聖恩開元天寶遺事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詅癡符也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爲法易曰白賁无咎困學紀聞

臣子儀言臣得同華州節度使華州刺史周智光牒稱得耆壽薛遠等狀以華州是臣所生之地奏請與臣立紀功頌德碑天慈曲臨已蒙聽許又得奉天縣令程還狀得百姓仇廷珍及僧山海等狀亦請與臣立碑及生祠者伏以皇家受命祚運延昌雖妖孽暫興而天地終泰收兩京之際陛下親總元戎臣忝職驅馳躬執鞭弭

指蹤逐寇皆聖主之雄圖靖難夷兇顧微臣而何力又奉天之役大挫渠魁亦仗天威以集戎事必欲紀之金石播美無疆理合昭宣聖功垂於不朽豈臣薄劣輒敢當仁寤寐兢惶莫知死所瘡痍之後凋瘵未平更屬春時實妨農事乞迴成命一切勒停庶老臣無貪天之責疲人有息肩之望懇款迫切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邵說

為郭子儀讓華州及奉天縣請立生祠堂及碑表

鴻墀謹案子儀尚有三表陳讓在當時諸臣中實為知體

瑊好書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新唐書渾瑊傳

高郢爲兵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初郢再表乞骸骨不許又上言曰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飛日入皆息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喜之正身匪懈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縱過常期詎爲貪冒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忘身豈止君命猶宜自舉故以魏待秦師唐雎請約車西說漢謀邊將充國對無踰老臣臣郢下才久辱高位由是得請冊府元龜

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唐書李建傳

淮南節度杜佑先婚梁氏女梁卒策嬖姬李氏爲正嫡有勅封邑爲國夫人膺密勸請讓追封亡妻梁氏佑請膺爲表畧云以妾爲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宦達之後妾享榮封云云梁氏遂得追封李亦受其命時議美焉其後終爲李氏所怒祉日公命食蔬肉因爲李氏劃薑而卒桂苑叢談

鳴墀

謹案膺謂博陵崔膺

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

武皇帝自後李如之陸贄嘗以諫德宗宗袞著尊號一篇緊以贊云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蓋託諷焉春明退朝錄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爲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爲文者所應取法也容齋五筆

韓退之孔戣墓誌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

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戣爲無是欲留之此姑爲說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爲戣計者耶戣時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閭井田宅親戚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如戣毅然剛決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避暑錄話

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鍔所奏當道將吏僧道耆老等請爲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內惟菲薄聲績無聞祇荷恩私慙懼交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伏蒙先朝過奬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撫周星紀

水旱備經境捺淮濆兵戈時起至於邑里纔免流離非臣所能悉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才當漢宣責實之時皆承詔旨王鍔與臣交代輒有上聞況以去思爲名慙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示後甲令垂文苟非至公翻益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拜尚書南海之人請爲刊石璟自遜讓至於再三雖勒其文竟從降制著在國史舉爲美談璟非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識不逮心實慕之伏乞聖慈賜寢前命

爲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表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已也日知錄

穆宗卽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辦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唐書崔羣傳

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制中誡云一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今以五百匹絹與臣臣若便受

則是有違制命不副天心讓絹狀　白氏長慶集
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作碑立生祠公自陳所爲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乃刺史職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察使嘉其讓密以狀聞遷合州刺史東海郡開國公徐公行狀　李文公集
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德緒以弟綯在輔弼乞賜寢停唐書令狐緒傳
古人稱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先哲所以趨舍異懷隱顯殊迹蓋兼之者鮮矣今余自

春秋至西漢取其卿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者綴為此賦知止賦序　會昌一品集

及立襄王請遘為冊文遘曰少嬰衰疾文思減落比來禁署未免倩人請命能者竟不措筆乃命鄭昌圖為之唐書蕭遘傳

鴻墀謹案襄王為朱玫所立故遘不為作冊

詔以太子太師盧知猷撰韓愈德政碑文前戶部侍郎司空圖為頌建畀表堅讓從之初是歲春華人表請為建立碑時建上第三表讓至是知猷與圖詞成帝令琢

其二碑建又面奏堅乞寢勅其碑竟不立冊府元龜

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閒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八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新唐書楊瑒傳

全子栖每爲文則入自課菴一文必三草及十年之後悟其淺近必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雲仙雜記

右澤州盤亭山千峯禪院後唐明宗賜僧洪密勅盡明宗踐位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答之文曰退避無所愧

悉良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覩署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千峯禪院碑勅跋　曝書亭集

崔沂昭宗時累遷員外郎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顏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譚笑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疏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為諫議大夫舊五代史本傳

初梲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

梁後五代史崔棁傳

崔棁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日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卽焚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也舊五代史

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還都于洛陽十二月溥遣使章景來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牋表舊五代史楊溥列傳

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

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懌爲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舊五代史李懌傳

世宗遺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後五代史南唐世家

高曠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游黄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黄頰山壁愚案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當從龔本困學紀聞

仲長子光中説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困學紀聞

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無俗氣構

酒對飲尚有典型先生又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

答馮子華處士書　東皐

子集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

況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 困學紀聞

東皐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誚之東皐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王績無心子傳序 東皐子集

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靑山

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逹皆此類唐書傅奕傳
伊垂拱二歲孟夏四日怳曶寅卯之際吾六兒同人見
疾大漸惟幾將遷冥於未始委化於伊洛之間僑居惠
和里之官舍自古有死於乎哀哉他日先詰其第七弟
紹宗曰吾嘗幽贊眞誥肇創元圖祕錄別傳內本人境
不傳如或不忘款志儻存其兆可取一塊青石其上有
自然平者刊刻爲字俾諸來裔知吾之用心也其銘文
皆力疾緜微勉悄孝課含精寓爽藉響乘光彷彿曖昧
不獲已而口授之外姻密友憑眞考行强號曰太和先

生庶追道跡光衆妙也王紹宗兄元宗尸授銘序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椎者隱士也以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冠晦名匿跡織屨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山白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可坐十人石側有一 樹垂陰布護於其上當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椎休偃於是焉有好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或斲輪以爲資前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道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東薛公稷初爲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乃作茆

芟賦以贈焉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遺蹤宛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或顯蓋得道者薛公題讚於其壁而還長安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隱之石今亦不得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爲碣立於洞門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謹案錄異記全載其賦與今本小異附錄於此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遯之流乃以閒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況復尋山玩水散志娛神穩臥茆茨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間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其辭

曰若乃觀余菴室修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迥出峭壁則剝落而通風懸崖則摧頹而瀉日時或居閒晚思景媚青春陶斯磵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爲貴不以珠玉爲珍自然風前引嘯月下高眠庭荏三逕琴則一絃散誕池塘之上逍遙巖壑之間逍遙兮無所託志意兮還自樂向明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優游忘琴書之寂寞谷中徧覺鳥聲多聲多音韻自相和見許毛衣眞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絃聲緩急向我茆茨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冰開綠水更應流草長揩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人交吾意不羨功名立將知世事盡徒勞爭似幽棲長自戢 錄異記

鴻墀謹案杜光庭所載乃薛稷爲彭山令高桃椎之風因作茆茨賦以贈洎解印還京假遂就謁則其室已虛復題讚於壁而還考成都文類全蜀藝文志其

載薛稷讚卽以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以下百數十字作讚序又以茆芺賦爲桃椎自作傳聞之異疑不能明也

王希夷徐州人隱於嵩山元宗東封勅州縣禮致時年已九十六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絶聖去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岳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紆綺季之迹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愈一作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大唐新語

吾諱希銑字南金嘗撰自古以來淸白吏圖四卷仍自爲序贊以見其志宰相黃門侍郎韋承慶中書舍人馬吉甫等美而同述焉盛行於世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顏魯公集

顏帖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寻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在于相家而淸苦甚於寒士嘗摸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唐顏魯公法帖集古錄

挺之素歸心釋典事僧惠義及至東都鬱鬱不得志成疾自爲墓誌曰天寶元年嚴挺之自絳郡太守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歸閑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官每承聖恩嘗忝獎擢不盡驅策駑蹇何階仰答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終於洛陽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於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從仕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爲飾遺文薄葬斂以時服挺之與裴寬皆奉佛開元末惠義卒挺之服縗麻送於龕所寬

爲河南尹僧普寂卒寬與妻子皆服縗絰設次哭臨寢

子送喪至嵩山故珽之誌文云葬於大照塔側祈其靈

祐也唐書嚴挺之傳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歲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

有所爲且漫聚兵又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漫論

序次山集

天寶初威儀元丹邱道門龍鳳厚禮致屈傳籙於嵩山

東京大唐字闕二宮三請固辭偃臥未幾而詔書下責不

得已而行八宮一革軌儀大變都邑然海鳥愁臧文之

享猨狙裂周公之衣志往迹留稱疾辭帝尅期離闕臨別自祭其文曰神將厭余余非厭世迺顧命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龍門入葉縣次王喬之祠目若有覩泊然而化唐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李太白集

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唐書王維傳

延和太極之間公旣留司東都遂鬻所乘馬就故人監

祭御史張汯子湙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廟於西南維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榱棟如故爲當時著陋室銘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劍履而已逆藩再陷洛陽屋遂頹圮唯檐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倜儻有才名進士校書郎早卒祐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烟淪罔墜後裔乃刻陋室銘於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

夙仰名教實欽孝公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象賢又能好我不遺見託論譔採風猷而莫窮萬一涉泉海而豈究津涯操筆强名退增戰恧時則大歷十一年青龍景辰孟夏之月也 崔孝公陋室銘記 顏魯公集

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拾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摭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象讚其行因以自儆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戸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

待詔幣帥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又上禦戎新錄乃以著作郎召渤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讎渤雖

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爲庫部員外郎新唐書李渤傳

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爲池上篇文多不錄又效陶潛五柳先生作醉吟先生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唐書白居易傳

無請太常謚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醉吟先生墓誌銘序

仝上

白樂天云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

性於衞叔寶達人之言也困學紀聞

遺病先自爲墓誌將歿又爲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唐書辛祕傳

嘗謁湖州崔使君不得志臨發以書别之曰瀰聞蓬萊山藏杳冥間行可到貴人門無媒通不可到驪龍珠潛滉瀁之淵或可識貴人顔無因而前不可識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載請執事三趨戟門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魚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實無

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溪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灣白遂歸會稽山陰別墅其耿介類如此也朱灣　唐才子傳

饒州長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圃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眞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旣冠喜道書奉眞籙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旣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

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
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於饒州官次大暑如此
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
爲人清淨恬寂所謂達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
爲妻子計者真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
不自以爲過云容齋三筆
寶歷元年路隨爲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
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唐會要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

畫茲圖以貽寻繹乎沈吟想似之不足故爲文以懿之

韋渠牟南山四皓畫圖贊序

包山神景觀林屋洞院碑唐開成三年建石已殘缺據其所述蓋唐肅宗時有自潤州刺史求入道者又云乃去權位散祿親知草屨杖藜游乎山岳至此山於洞之西門造元壇立室修元元眞容而石刻斷折莫知其姓名爲誰氏其銘有云毛公唐君前後出處蓋唐君斯人也碑中亦述周息元之事云止於內殿帝頻見就問以道德之門乃獻諫書毗聖化其文間可見不能詳知噫

高士之節固難得偶有一焉又遠遁山澤不與人接其名聞於王公大人者幾希矣如此碑所載者既不見於史冊託之金石又復磨滅掇拾存之而不得其完惜哉

吳郡圖經續記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嘗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云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言事本末考之乃徒有是言耳范史徒錄其言更不復辨後生遂概以爲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既得於淸曠

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玉澗雜書

杜紫薇牧位終中書舍人 牧字牧之爲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自作墓誌云生平好讀書爲人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可爲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典吳興日夢人告之曰爾位至郎中復問其次曰禮部再問曰中書舍人終於典郡耳又夜寢不寐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過隙也 新書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案誌文詳見樊川文集 逾月而卒 紺珠集作未幾

竹　金華
子雜編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採擷不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笠澤叢書杞菊賦曰惟杞與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苕烟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粱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語林

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摘微旨

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竟以是學爲已任而顚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纇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摭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 甫里先生傳 文苑英華

晩年爲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

曰休也美也旣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云云其詭激嘯傲多此類也唐書司空圖傳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旣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賢也日知錄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游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

風舊山歸然追懷古蹤慕羨至道以時酒薇酹於靈旣酹旣拜獻乎言曰不錄柳識許先生穎陽祠庭獻酹文

裴晉公自爲誌銘曰裴子爲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爲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此二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爲銘顏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自爲誌銘置左右唐語林

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取制於邢山鄭祭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辛祕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皆自撰墓誌盧照鄰李適

司空圖自作墓衞大經自鑿墓自爲誌顏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猗覺寮雜記

陳摶陜西人能爲詩數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摶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略於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摶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勑陳摶朕以汝高謝人寰棲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隱

居於巖壑樂我中和之化慶平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堯唐之至聖有巢許為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反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卽陶穀之詞也五代史補

高祖卽位聞其名遣使賚書致禮徵為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遙先生舊五代史鄭雲叟傳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四終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名理

嘗觀劉孝標辯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頴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舊唐書蕭瑀傳

顯慶五年烱時年十一待制宏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臥病邱園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葢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為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辯之渾天賦序

盈川集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為鄱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

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閒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予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為信故曹君為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容齋五筆

余執性介直動多違忤茲讀老子至和光同塵竊有慕焉因而賦之謝偃塵賦序　文苑英華

鴻握謹案此賦應魏王教作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爲類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亦記其意義甚遠葢勃文中子之孫世尙其學一時之人不識耳聞見後錄

書目張說才命論一卷假才命荅問以叩窮達之理又隨句注釋玉海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尙不能

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耶丹鉛續錄

司馬子微有坐忘論程子謂其坐忘卽是坐馳蓋心與理一者必無一事不容一物而衆理備具萬象森然也習忘則逐於虛無雖與逐於利欲者清濁不同而其逐則一也讀書日記

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王紹宗見而賞嘆曰此後來王粲也唐書蘇晉傳

玩鷗亭記云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

使吾爲物所勝則樂合之弓亦能爲蛇苟吾心如木石則鷗莫得而竊矣何爲不可玩哉丹鉛雜錄

雅尚元言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唐書楊綰傳

尤工文辭藻思淸贍而宗尚元理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仝上

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其精峻唐國史補

能執易通於易理會建中四年試易知險阻論執易端

坐剖析傾動場中乃一舉而捷唐國史補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几杖盤盂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羣生至有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既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庶乎哉諫獲與敬之遊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於銘之首云陳諫心印銘序

鴻墀謹案諫德宗時人爲劉晏屬吏

原人謂命於兩間爲夷狄禽獸之主主而暴之不得爲主之道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此說已見仁之全體大用漢唐諸儒不及也黃氏日抄讀韓

原鬼謂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怪說亦工原之爲義皆推明正理以袪世俗之蔽者乎古然而今亦然理然而事亦然則亦何俟乎公之原全上

昌黎訟風伯以旱故爾皇甫持正讓風其意則謂昨自南昌迄建康路長而疾今由建康抵家終不百里疑風之喜怒而以淹留讓之辭義不襲其師他日東坡僧伽

塔詩云去得順風來者怨刔公亦云人生萬事反覆多

道路後先能幾何之句於風伯掃空恩怨矣愛日齋叢鈔

僕友王彥法善談名理嘗謂世人但知韓退之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觀其送高閑上人序云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觀此言語乃深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見處大勝裴休且休嘗爲圓覺經序考其造詣不及退之遠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號爲奉佛退之最號爲毀佛

兩人所得其淺深乃相反如此懶眞子

韓退之謂高閑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嗜予謂果能爾則是顏氏子也而何關於佛乎寓簡

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鶴林玉露

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極摹寫形容之妙疑專於譽穎者然於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於穎多矣大學聽琴序則曰有

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尊俎之間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意合詩與序以觀其去取固較然抑又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而冰炭我腸使淚滂而衣濕殆非琴之正也 佩韋齋輯聞

世所傳柳州羅池廟碑一紙必以太守印署之尋異而問焉柳人對曰吾柳江中時有風浪若取太守所印碑以過輒無恐故相沿用之也因憶明人劉埏筆談言是

碑嘗入殘礫中兵火之餘士人取以築城所築之處即圮累築皆然因驚訝而物色之則碑在焉石已橫裂爲二相與扶而植之有是哉柳子之靈爽爲可畏也昔田拾遺論柳子謂其精多魄强斯語最善知鬼神之情狀古之人生爲明聖沒爲明神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歸故生甫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要不必以禍福驚動人而後使人知其不朽於冥冥中也乃柳子以不世出之才方將大有爲於天下一擲不中而不免於奸邪之目投老荒裔沒而猶覘彼其精則英多磊落之精其魄則

怨結沈寃之魄固有不能與金石俱消者是大造游魂之變有此別種而不可以常例論也且吾嘗讀柳子祭呂衡州文而有會也柳州之與衡州八司馬中眉目交情尤篤而柳州之哭之已有蕩爲太虛結爲光曜爲雨爲露爲雷爲霆復爲賢人奮爲神明之問是其所以抒寫憤懣而爲身後之兆者豫見於此亦可傷矣劉昫以爲柳人之妄而昌黎之遽實之其議雖近於正然於鬼神之德則未通也雖然柳子生平操論依乎中庸故其言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所

以詆左氏春秋內外傳呂不韋月令者不遺餘力垂老遺言忽躬蹈之得毋應自笑耶且夫柳州之有惠政於柳其遺愛之惓惓於民而廟祀之宜也必以禍福驚動之以示其奇則反淺矣若龍城錄爲王性之所偽作其載羅池石刻之文蓋因昌黎詩中語而附會以成之非昌黎反用其語也木筆雜鈔乃還取以證昌黎詩誤矣今柳州有柳子遺墨書此數語而其文稍與錄不符蓋亦柳人之偽也跋柳州羅池廟碑　鮚埼亭集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云性其情久行其正也

孝雜乎禪王協於易丹鉛餘錄

按柳子謂廉恥爲義之小節葢有之矣然理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則管子之論亦未可以爲非也然其言明辨可喜故取焉柳宗元四維論　文章正宗

人爲萬物之靈未易稱也記曰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柳子厚送弟謀序云問管仲曰人也若謀也非所謂人歟吹劍錄外集

柳子厚天說謂天地如果蓏人生其間鑿剖元化如果

蓏中蟲蠹人能剔除蟲蠹是有恩於果蓏者人能賊害人是有恩於天地者故惡人常爲天之所庇而善人常爲天之所災劉禹錫謂其有激而言雖過激然亦有所本卽莊子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說又謂天地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有命子不從則爲悍天欲禍人而仁人逆天以福之是亦悍之類也故金踴躍自以爲莫耶則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人成形自以爲人則造化必以爲不祥之人造物之視人猶大冶之視金此則柳子之宗也但文詞奇嶇柳子不能爲

沙溪集

柳子厚作罵尸蟲文謂其匿人腹間伺人隱慝上訴天帝故人多殃咎文字甚精麗然亦寓言譬當時惡已者以快私忿余謂使無尸蟲則已若人人有之且人人知其能上訴則孰敢為惡以殃民戕世哉故放利小人惟恐有尸蟲憂世君子惟恐無尸蟲也而肯罵哉 沙溪集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當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遠於是造

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為目因論之旨也云爾因論七篇引　劉賓客文集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不能無弊易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餘冬序錄

朱子曰六藝之目曰禮樂射御書數夫禮貴乎為容樂重乎知音射貴乎中鵠御美於如組數優於推歷此五者皆以精能為善至於書豈不然哉為其才有短長故君子不以定不肖然德均則藝勝矣觀韓子之序知書之不可偽觀夢得之論知學之不可已也子厚以為病

癖不亦過乎然亦足警夫躭嗜者也墨池編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遵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動靜交相養賦序　白氏長慶集

庾翼謂天公憒憒李文饒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爲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困學紀聞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之始性根古人之

終義其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幽洞微為吾補三墳之逸篇修五典之墮策重為聖人之一經者哉否則吾於文尚有歉然者乎十原系述　皮子文藪

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究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摭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蠡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

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不固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爲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符象數願潢汚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雕蟲所爲刻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

盧肇進海潮賦狀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秖言其壞名教頽風俗而未能屈其辭折其辨是直訢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曾衞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知其說詭於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周果是矣旣莊生云非聖人云是是何爲不能勝非哉余甚惛之或有曲爲之說使兩合於六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元輿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旣

悟荀卿言嘉王生之用心而憐其未盡故爲廣之云李溪

盧廢莊論序 文苑英華

予頃嘗爲一體書賦亦畧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

蔡希綜法書論

成都唐有劍南西川安撫副使馮涓撰重起中興開元寺碑序會昌大中年釋寺廢興之事其畧曰釋氏不可以終廢者由學徒之心一也國令不可以終行者由時代之意殊也予讀之數四亦詣理之言也儒林公議

余嘗志於元言每尋莊老莫不虛心棘神銳精厲志究

夫道源孰不因氣而生者其功也大其應也細述之無已遂成賦云賜名氣賦云　文苑英華

羅濟華陽人子處約有才思常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重之十國春秋

蒯鼇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卒不能自振鼇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有承平餘風陸游南唐書

鴻墀謹案十國春秋載鼇之言曰夫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爲得

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鈎校屬耦綺麗悅目淸新沃耳

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

愚嘗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坐右銘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緩再切實可警策未悟貽厥將來又見姚崇卞蘭張說李邕皆有斯文尤爲奧妙其於東勗婉娩乃千古之鑒戒箴訣矣愚竊愛其文惟恨世人不能行之十得其二一日抽毫遂作續白氏之續命曰續姚梁公坐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緯不逮於羣公而亦可書於屋壁云續姚梁公坐右銘序　霽月集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五終